，甚至聚赌吸毒，一个个成了古惑仔。更可恨的是，被收买教唆来对付自己的叔伯长辈。”回忆当时情形，陈学明仍然气愤难平。  
　　很多村民想不通，当年父辈们倾力支持的露天矿，咋就成“祸害”了呢？  
　　2012年，承包矿区的企业主谭某以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非法采矿罪等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2013年12月31日，茂名露天矿移交茂名市政府。  
　　转机来临。  
　　权 衡  
　　在价值过千亿的矿藏面前  
　　一起监守自盗的运钞车抢劫案，让时任茂名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的陈克，对采矿企业的巨大利益有了直观认识。  
　　某采矿公司护矿队长，在掌握了公司运钞车每天的运行时间和路线后，伙同歹徒密谋抢劫，被公安干警破获。运钞车装载该公司每日的赢利现金，仅开采高岭土一项，数额就达20多万元。“说采矿企业是坐地生财、日进斗金毫不夸张，这也驱使盗采分子铤而走险。”  
　　露天矿移交后，茂名高新区为其做了一次“体检”。“一测，里面的pH值超标，属于超酸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地下埋的，一层一层的可都是‘黄金’。”茂名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李华林介绍，“表土之下是高岭土，再下面是油页岩、煤炭、铁矿石。勘探表明，从表层往下220米仍有矿藏，保守估计价值超过1000亿元。”  
　　如何处置这个“烫手山芋”？茂名干部有过一番争论。其时，主张继续开采利用的声浪不小。  
　　“茂名有近800万人口，人均可用财力仅为广东省人均水平的43%，在广东地级市中排名靠后。”对于茂名的家底，市财政局长王伯昌一清二楚，“结合茂名经济发展水平，出现这样的声音也不足为奇，但有些恐怕则是私人利益作祟。”  
　　面对矿藏的巨大利益，一些私人老板希望能够取而代之。“事实上，直到不久前，一些老板仍四处活动，希望能获得开采权。”陈克表示，“直到看见生态公园步入正轨、日益兴旺，才渐渐消停下来。”  
　　除此之外，利用油页岩发电，也作为一种可选方案被提上过议事日程。  
　　油页岩除了可以炼油，也是发电的好原料。露天矿只是茂名矿脉上的一个切口，截至关停，开采量仅占总储量的一小部分。一些项目因露天矿丰富的矿藏资源而陆续上马，其中粤电油页岩发电项目于2006年启动环评，几经周折于2013年停止，茂名市为此付出了2.15亿元的补偿。  
　　“发电项目能给茂名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。但是，尽管采用的是新技术，环评显示还是会有污染。最关键的问题是矿坑依然存在，对周边村民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。”茂名市政协主席、时任副市长的黄心强介绍。  
　　一边是价值上千亿元的矿藏，一边是生态平衡和村民健康受到严峻挑战。何去何从？  
　　“我们一定要整治、修复、保护好环境，把宝贵的资源留给子孙后代！”在现任茂名市委书记、时任市长李红军的坚持下，经过反复讨论，茂名市委、市政府下定决心，放弃开发高岭土、煤炭等带来的巨大收益，着手进行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，将露天矿建设成为生态公园。  
　　尘埃落定，如何选择生态修复的路径，又摆在了决策者面前。  
　　处理矿坑，普遍的做法是运土将矿坑填埋，同时使用石灰中和土壤，然后植树复绿。但是面对这个占地面积10.07平方公里，最深处超过100米的大矿坑，仅填土一项工程就将旷日持久、耗费巨大。  
　　决策者还有更长远的考虑，矿区周边的乡镇长期落后，有没有办法既能够修复生态，又能带动百姓致富？  
　　李红军往矿区跑了不下80次，深入调查研究，提出了“引水、种树、建馆、修路”的矿区治理修复思路，将闲置矿坑改造成富有茂名历史文化特色、集赏景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公园，科学修复，逆转被破坏的矿区生态，还矿于民、还绿于民，恢复绿水青山，划分功能区，带动周边乡镇的乡村旅游、生态农业等产业发展。  
　　“先恢复生态，附近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就会得到改善，人流量也会带上来，相关产业也就发展起来了。”茂南区委书记李相向记者表示。  
　　2014年初，露天矿生态公园建设拉开序幕。  
　　博 弈  
　　不平坦的生态修复之路  
　　在生态遭破坏的露天矿区建生态公园，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。  
　　停止开采的矿坑日积月累形成一个大湖，“由于没有进水和泄水设施，再加上高岭土洗矿的酸水排放到湖中，导致湖水酸化，成为‘一潭死水’。”茂名高新区河西工业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诚说。  
　　为改善强酸水质，茂名因地制宜、就近引水，通过高州水库灌渠引水1.6亿立方米注入矿坑湖，并与小东江连通，形成一套活水系统，从而有效改善了整个城市水生态体系。茂名执法部门还顺势关闭了周边数十家红砖厂、洗矿厂、小炼油厂。  
　　引水入湖彻底改变了矿坑湖水质，改善了周边8800多亩农田灌溉条件，并为茂名增加了一个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美丽湖泊。  
　　相比引水，防止盗采更让人头疼。  
　　“盗采一晚，轿车一辆。”陈克介绍，“私人老板退场后，小规模盗采却呈遍地开花之势。盗采不解决，生态修复难以推进。”  
　　2015年大年初六夜晚，高新区工作人员鲍永辉和6名同事在矿区巡逻，与一伙盗采分子不期而遇。  
　　“那真是大场面，2台大型钩机、18台东风载重卡车，机器轰鸣，人声鼎沸。”鲍永辉一边打电话联络公安干警和国土执法队员，一边指挥同事将各个出口堵死。  
　　随后，警车灯光突然间同时打开，吓得盗采分子四散逃窜。可惜当时矿区附近不通电，不通路，地形复杂，加之盗采者多是附近村民，早就规划了逃跑路线，只有两名盗采分子被抓获。一个是从卡车上跳下来崴伤了脚，另一个是舍不得新购置的挖掘机，犹豫之间被执法人员逮了个正着。  
　　时针指向凌晨5点，如何将查扣设备开回去，成了一个难题。当天是“年例”，天一亮四方亲朋齐聚，很有可能会过来抢夺设备。现场清点，50多人中只有鲍永辉和高新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吕慧会驾驶卡车。  
　　无奈之下，只要会开车的人都上阵了。盗采分子逃跑时把钥匙都拔走了，干警们只好像电影中的情节一样，把车窗玻璃砸碎，拔线打火发动卡车。鲍永辉驾驶着一台卡车开路，吕慧殿后，一辆接着一辆缓慢行驶，交警也将经过的道路临时封路。  
　　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十几公里的路愣是开了一个半小时。7点钟，随着最后一台大卡车缓缓驶入公安局停车场，鲍永辉长舒了一口气。  
　　这次行动使盗采分子“损失惨重”，起到了极大震慑作用，此后，盗采现象逐渐减少直至销声匿迹。  
　　更具挑战性的是复绿。  
　　当市领导提出种树时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科班出身、在林业系统摸爬滚打了25年的欧智内心一度十分纠结：这怎么可能？那种土壤环境下不可能种活树木。  
　　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土质太差。  
　　因为土壤受到污染，稍许干旱就板结，一下雨又排不出积水，适合栽植的树种也不好选择。李红军在和时任副市长梁罗跃、政协副主席梁育雄、林业局局长李华林“头脑风暴”时灵光一闪：城区小东江和几个公园每年都要清淤，园林部门也头疼怎么处理，何不把淤泥作为矿区换土的来源呢？两边一拍即合，连运输费都省了。  
　　2014年大年初八，在市林业局指导下，高新区进场种树。  
　　岂料部分村民以为高新区是“虚晃一枪”，圈块地种两年树，然后就拔了重新开矿。头一天工作人员挖的树坑，还没来得及换土，就被村民在一夜之间抢种上了最便宜的小树苗。这些小树苗不适应矿区土壤无法存活，村民的想法很简单：种上了树就是自己的林地和财产。  
　　6月，茂名进入台风季节，高新区工作人员冒着风雨巡护树木，看到被风吹倒的树苗第一时间上去扶正或用支架撑住。工作人员的付出，村民看在眼里。渐渐的，他们不再抢种树，还一块认领了绿化任务。  
　　市林业局和广东省林业厅联合成立了一个专家组，反复试验。“不同于其他地方，在矿坑周边种树，可是个技术活。所谓十年树木，树种能否成活，既耗体力也费时间。有的树种栽植两年后，发现无法存活，让人空欢喜一场。”欧智感慨。试种30多个树种后，最终成功找到马占相思、簕杜鹃等适宜栽种的树种。  
　　如今，露天矿区完成了约8000亩、40余万株的复绿工程，树种成活率在85%以上。  
　　“我是学财经的，当初以为到高新区是从事招商引资等‘高大上’的工作，没想到成了‘保安’‘园丁’，心理难免失落。”鲍永辉说，“后来，看着栽植的树苗慢慢长大，渐渐觉出自己工作的价值。现在也成半个苗木专家了！”  
　　新 生  
　　溢出效应不止在矿区  
　　2017年12月16日上午，首届茂名生态马拉松在露天矿生态公园鸣枪开跑，吸引了3000多名跑友参加。  
　　从生态公园全木结构的德式小木屋出发，一路经过油甘窝村生态园，穿过好心湖绿道、长堤、人工沙滩等，无论是经验丰富的长跑爱好者，还是初出茅庐的新选手，无论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，还是老当益壮的年长者，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，也体验着生态公园的林荫繁花与翠湖之美。  
　　“引水、种树、建馆、修路”，如今，40公里的环湖公路已全线贯通。公园水上运动区、城市休闲区、婚庆文化区、工业遗址区、生态农业区等功能区块初具规模。“国家地质公园”和“国家5A级风景区”，是下一阶段生态公园瞄准的目标。  
　　节假日，从周边赶来的游客行走湖边，心旷神怡，纷纷点赞。  
　　“过去大家都笑话茂名很有‘味道’，今天实地一看，果然。只不过今天这‘味道’，已全然不是当年那种令人生厌的污染味道。”来自广州的游客罗建发向记者表示。  
　　通过生态修复，露天矿变成香饽饽，其溢出效应也让附近村民受益。曾经凋零的矿区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。  
　　矿坑湖的蓄水量增加，对解决周边8800多亩农田的灌溉意义重大；投资上千万元的饮水工程，让村民喝上了便宜干净的自来水。  
　　由于生态破坏和饮水困难，矿区乡镇一度成为茂名市信访问题最突出的区域。一开始，不少村民也对政府整治露天矿持观望态度，随着各项工程的如期推进，每月都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，村民的态度逐渐从怀疑转为欣喜。  
　　在外打工多年的黄海玲得知家乡变化，和丈夫相携返乡。如今，她在公园做清洁绿化工作，“不用抛家离乡就能挣每月3000多元工资，还能用自己的双手扮靓家乡，何乐而不为？”  
　　矿区、村里环境变好了，前来休闲、旅游的人们越来越多。在牙象村，村民正在打造花园式村庄，修起一栋栋小别墅，发展观光农业、民宿旅游、农家乐等。“搭上‘生态快车’，大伙发家致富的心更齐了。”陈学明说。  
　　露天矿周边的天安村、洪山村是广东省定贫困村，茂南环露天矿生态公园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已初步形成，天安村、洪山村等6个村被纳入，村民憧憬着新生活。  
　　茂名还有更大的期待。  
　　露天矿承载着城市记忆和矿业历史文化，是典型的工矿业遗迹。依托矿区废弃厂房，就地取材，茂名正在公园里修建广东首家矿产遗址博物馆。在实物展品征集过程中，不少市民向博物馆捐赠了与露天矿建设有关的物品。  
　　“2013年决定改造露天矿时，几乎没人相信能够成功，连我本人也觉得阻力巨大、困难重重。但这些年来我们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扎扎实实地把露天矿改造工程从设想变成了现实。”李红军说。  
　　前段时间，茂名市委、市政府邀请黎安兰等一批老矿友回到露天矿参观。在博物馆热火朝天的工地上，这群当年的建设者感慨万千：“这劲头跟我们拓荒时有得一拼。”  
　　转了一圈后，老人们对如今露天矿水面蔚蓝壮阔、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备感欣慰。作为最后一任矿长，黎安兰尽管对关停露天矿深感惋惜，但对于生态修复的意义看得更通透：“矿藏好比‘及时雨’，挖一挖效益立竿见影，但我们更要给子孙后代留下‘长流水’！”  
　　微整形变“危整形”  
　　河南郑州的90后小赵呼吸不畅已经半年多了，而这种痛苦源自一场鼻梁整形手术。“之前我鼻梁两侧特别宽，鼻头也大，不好看，想整得秀气挺拔点。”她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“微调”一下。去年6月，她找到当地一家广告多、名气大的民营整形机构，花费6万元做了手术。“没想到现在鼻子却不通气了！”  
　　小赵为此多次前往那家民营整形机构交涉。“开始说是处于恢复期，鼻塞很快就会好。后来鼻腔内不时出血，他们又说是息肉增生。我质问现在鼻孔一大一小怎么办，他们提议给我做修复，可谁还敢继续找他们动刀子？”小赵发现，被这家机构坑惨的不止她一人，“听说，这儿的医生没有医师资格证。”  
　　上海的小张20岁出头，一直想要一对双眼皮。去年3月，他找到上海某医院割双眼皮，术后竟导致双眼眼睑闭合不全，引发的干眼症、角膜炎等疾病令他备受折磨。“主刀医生对我避而不见，医院工作人员说，我签了手术同意书就得承担后果。我要求拿到相关文件复印件，对方也不肯给。”  
　　吉林长春的何女士，去年2月经朋友推荐，找到当地某美容医院做双眼皮加开眼角手术。她特意加了500元，请“整形专家”主刀，整场手术共花费近万元。然而所谓“专家”并没有让她变得更美，“两边的双眼皮，一只7毫米宽，另一只9毫米宽。他们广告上说能精确到0.01毫米，现在两只眼睛大小不一样，而且右眼连睁开都费劲。”  
　　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中国医疗美容安全信用峰会相关数据显示：2017年中国医疗美容产业增速超过40%，服务总量超过1000万例，超越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医美第二大国。业内预计，到2019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。  
　　在诸多医疗美容服务中，割双眼皮、隆鼻、丰唇、注射美白针、瘦脸针等微创整形项目，以其成本低、改观大、痛苦相对较小的特点，吸引越来越多的爱美之人，但像上述几位遭受伤害的消费者也不少。  
　　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在医疗美容和整形美容投诉中，涉及质量问题的占比增长6%，一些消费者美容不成反毁容；2016年，美容美发类投诉仍高居服务类投诉量前十，其中医疗美容约占16.4%；2017年前三季度，医疗美容在美容美发类投诉中的占比超过了17%。  
　　火了美容“小作坊”  
　　“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爱美，又逢寒假到来、春节将至，不少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去做微整形。我劝大家还是要理性，不必都奔着明星脸、网红脸、高鼻梁和尖下巴整，毕竟手术和注射都有风险。”中国消费者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，盲目、冲动爱美是造成消费者整容“踩雷”的重要原因。  
　　冲动爱美者抱持何种心理？  
　　湖南长沙的姜女士在一家网络公司当主播，看到圈子里很多人做微整形，去年她也体验了一把。“我打了瘦脸针，打完后脸真的变小了！”她找的是一家知名民营美容机构，在当地开了几家连锁店。“他们有明星代言，广告投放力度大，看着挺有实力、挺可靠的。”  
　　打瘦脸针不便宜，一针进口肉毒素打进腮帮子，就花了姜女士2800元。店家告诉她，要想保持住脸形，得持续打三针，半年一次。姜女士咬咬牙，索性做了个“永久瘦脸”。  
　　针打完后，姜女士感觉脸颊两侧酸酸的，连鸡脆骨都咬不动。“难道有副作用？不会肌无力吧？”她有些担心，但医生告诉她，完全没有副作用。不过，距离第一针打完快一年了，她吃硬的东西仍然有些费劲。她还听说，有人打针后脸部僵硬，“笑起来都是歪的。”  
　　为什么要整容？  
　　“当看到丑的人都变美了，我也按捺不住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美啊。”姜女士说，自己性子急，在备孕期就去打了瘦脸针，对于美容医院到底什么资质、打针的医生有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，并没有亲自核验过。她对医院的信任度，基本取决于网络搜索和身边案例。“我一个敢割双眼皮的，还会怕打针吗？相比起来风险小多了。”  
　　还有胆子更大的，直接接受“小作坊”式的微整形。  
　　小卢是北京海淀区某高校艺术学院的研究生，平时很关注流行美妆。她觉得自己眉毛少，看起来没精神。“这眉毛吧，每隔一两年就有新趋势，早先流行一字眉，近来又是落尾眉，所以眉形得不断变化。”去年底，经同学介绍，她加了一个做微整形的老乡微信。“就是那种微商，文眉毛、打水光针、割双眼皮、卖进口美妆品，什么都做。”  
　　熟人加老乡的关系，小卢享受到“折扣价”，花2400元做了一套“眉毛半永久”。她解释，半永久属于会褪色的文身，能保持两年，褪色后正好改做新眉形。  
　　微商没有正规门店，文眉、打针全是上门服务。谈妥了价钱，隔天就有一位美妆师敲开了小卢家门。看到对方只带了纹绣笔，小卢问：“设备这么简陋，我会不会被感染？”美妆师让她放心，说这不会刺到真皮层，无痛又安全。  
　　小卢回忆，40分钟的上色过程还是有一定疼痛，有的地方渗了血，但后来恢复得不错，再加上身边朋友也很少发生感染，自己就放心了。“半永久疗程分两次，一个月后，我又文了一次。”  
　　这个微商团队有好几个人，经常在微信朋友圈晒广告。“他们业绩挺火的，一天接两三单，就能赚五六千元吧。”小卢说，对方曾告诉她，自己是经美妆培训机构训练出来的，还曾去韩国参赛，“不过我并没有看到培训证件，感觉也不是专业学医的，就是私人小作坊。”  
　　非法整形机构风险大  
　　“一些商家宣称员工来自美妆培训班，或是到韩国受训，几周乃至几天就学成出师，我认为这完全不靠谱。速成培训不能赋予商家从事医疗美容的合法性，未经国家相关管理机构资质认证，就没有资格注射针剂或开展手术。”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助理、副主任医师龙笑说。  
　　对药品、针剂、激光、超声刀等药械的使用，食药监部门也有明确要求。例如，肉毒素属于国家管控药，必须经过合法的采购流程才能获取。“微商、美发店基本拿不到正规药。再就是美白针，效果并不确切，有些是淡斑用的，有些只是维生素混合剂，在我国尚未批准使用，希望大家不要花钱上当。”龙笑说。  
　　微整形有哪些风险？  
　　微整形看起来微创、省事，但安全要求一点也不低。外行并不了解血管解剖结构，也基本不懂药剂使用，存在极高的毁容风险。专家指出，市面上曾流行过假的注射用玻尿酸和肉毒素，因价格便宜而受到青睐。这些廉价玻尿酸，实际上很可能是国家禁用药奥美定，而一些所谓走私肉毒素，注射后可能导致肌无力。  
　　微整形失败后，好修复吗？  
　　“最近毁容后到协和医院寻求修复的案例越来越多，仅2017年就增长了近20%。”龙笑说，任何二次修复的难度都比第一次整形大，轻者如注射假药品导致容貌变形，修复已经较为困难，而一些严重的并发症，如血管栓塞、皮肤坏死、眼睛失明等，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。  
　　追溯毁容者受害的原因，龙笑分析大致有三类：一是图便宜。年轻人特别是学生，青睐廉价产品，容易被骗。龙笑说，她甚至接诊过找隔壁宿舍做微商的同学打美容针毁容的案例。二是图省事。有人嫌公立医院要排队、私密性不好，索性去找私立机构，然而自身鉴别能力又不高，容易落入陷阱。三是轻信介绍。听一些所谓熟人、朋友推荐说效果好，一个带一个，最终都去了无资质的地方。  
　　“千万别冲动，爱美也要讲理性，毕竟一针进去、一刀下去，可就撤不回来了。”龙笑说。  
　　“近年来微整形相关投诉与纠纷案件在增多。一些无资质的黑作坊和个人做起医疗整容，未经卫计部门和食药监部门许可就敢做手术和注射，完全是受暴利驱使，胆大妄为，唯利是图。”刘俊海说。  
　　刘俊海认为，消费者保障权益要分为事先和事后。“事先，要明明白白看广告，认认真真签合同，睁大眼睛看资质，不要迷信好评。很多整容广告涉嫌刷单，好评能造假，关键还得看资质。事后，要妥善保管整容协议、合同、扣款单据，保存与医生的聊天、电话记录等。若遭受伤害，可找第三方医院做必要的医学鉴定，以法律认可的方式确定证据。”  
　　医疗美容市场野蛮生长，怎么管？  
　　刘俊海指出，屡屡发生的投诉和纠纷案件表明，当前确实存在监管漏洞和盲区。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整容交易，呈现出跨地域、跨产业、跨市场等特点，卫计、工商、食药监、网络、公安等部门有必要铸造监管合力，建立信息共享、协同一致的执法合作体制机制，提升违法成本，降低维权成本，避免消费者出现“为追回一只鸡，必须杀掉一头牛”的情况，营造安全健康的市场生态环境。  
　　目前非法集资、理财骗局开始盯上城市老年人和农村居民，个别农村地区成了案件高发地。保护这些人群免受伤害，亟待整饬理财市场的乱象，也要求正规机构提供更多样、更贴心的理财服务  
　　　　   
　　时近岁末，不少农民工揣着攒了一年的辛苦钱返乡，却被非法理财盯上。相关部门发布的信息称，非法集资开始“下乡进村”，个别农村地区成了案件高发地。与此同时，瞄准城市老年人群体的非法集资、理财诈骗等最近也呈多发态势，有关老人上当受骗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。  
　　五花八门的理财陷阱一直不曾远离。在互联网专项整治和打击非法集资行动的高压下，非法理财褪去互联网外衣，又开始在线下泛滥。而今，它们更是瞄准了老年人和农民等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群体。  
　　这些年，不少城市实施改扩建工程，部分城市及周边农村居民一下子成了“有钱人”。此外，随着城镇居民养老金标准连年上调以及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日益拓宽，城里老人和农村居民手里的“闲钱”也越来越多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接触不到方便、安全而且收益称心的理财服务。在城市里，中青年人的金融知识不断丰富，理财意识渐趋成熟，适用于他们的理财手段也多得令人眼花缭乱。而很多城市老年人以及农村居民既不了解专业、繁复的理财术语，也不熟悉互联网渠道，无法适应正规机构的互联网金融服务，很难找到合适的理财产品。加之，眼下正规金融纷纷撤并服务网点，转而通过互联网向基层“延伸服务”，进一步把老年人和农村居民排挤出“服务圈”。这种情况下，非法集资和理财诈骗团伙必定会嗅着资金而去，乘虚而入，坑“老”坑“农”。  
　　尽管这些老年人和农民损失的金额可能并不巨大，也不一定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传导，但被骗走的资金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，也是全部家产。保护他们免受伤害，需要整饬理财市场的乱象，也需要正规机构提供更多样、更贴心的理财服务。  
　　对违法行为要露头就打。整治非法集资涉及面广，牵扯的部门众多，协调监管成本较高，还有可能留下“九龙治水”的监管空白地带，比如农村非法集资高发地农村合作社就没有明确主管部门，特别是其信用合作业务更是无人监管。但整治非法集资等不起，往往发现一些风险苗头时，募集的资金已经相当可观了，这时就要打“早”打“小”，避免更多人深陷其中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要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，每一个部门都应该是整治非法集资和理财的第一道防线，将风险控制在萌芽期。  
　　对问题根源要铁腕追责。在农村，熟人文化盛行，非法理财通过邻里、亲戚推广营销，或是打着合作社的招牌行骗。打击这些非法行为需要拨开幌子一查到底，让行骗者付出惨痛代价，从根上清除。  
　　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。个人信息泄露为非法理财提供了土壤，经常是刚到正规金融机构咨询完理财，就有人打来电话主动推销高收益的“新款”理财产品；刚得到一笔补偿金或是集体分红的农户也会有人盯上来，推销理财项目，这背后都是客户信息被盗取和非法滥用问题。制止非法理财蔓延，还得找到源头，解决倒卖个人信息的老问题，除去非法行为依附的藤蔓。  
　　要用正规金融服务净化市场。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农民，金融知识相对匮乏，理财意识淡薄，但是资产增值的需求并不弱，简单的储蓄业务和基础的金融服务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。正规金融机构要做些细功夫，普及金融知识，提供真正适合的理财产品，让非法理财没有空子可钻。  
　　从长远看，老年理财市场、农村理财市场这些金融服务相对不足的领域，更需要细致、长久的培育和呵护。让百姓认识到什么是靠谱的理财、什么是正确的理财观，才会让非法理财逐渐丧失滋生蔓延的土壤。  
　　市场鱼龙混杂，如何找到正规机构，避免“美容变毁容”的悲剧发生？  
　　从事医疗美容的整形医生，需要具备教育部认可的医学专业背景，并考取执业医师证，整形科的毕业生还需经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。读书加上培训，算下来需要5—8年时间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到2020年，这些医学生还得持有规范化培训的证件才能上岗，因此专业的医疗美容医生不可能是速成的。  
　　专家介绍，各地对医疗美容机构的合法性也有相应要求。以北京市为例，不管是开设医疗整形门诊还是带有床位的住院机构，都必须有整形科或皮肤科医生将注册执业地点放在这里，才能合法开展业务。  
　　总体来看，市面上既有公立医院的医疗美容外科，也有正规的民营医疗美容机构，里面的医生都应有正规执业医师证。正规机构的医生会在手术前与整容者签订知情同意书，并且医生有义务主动告知对方手术可能的风险及并发症。在一些有严格规范的医院，不签字、不沟通，是不能让整容者进手术室的。另外，医生还会就整容后的效果与整容者充分沟通，包括体质特殊性、瘢痕情况等。  
　　专家提醒，要鉴别医生的真假也不难，一些私立医美机构的专家往往来自公立医院，消费者可以对照医生的相貌和姓名，去相应医院的官网查询。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在2017年底推动成立了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安全联盟，并公布首批105家安全信用认证机构和91位安全信用